

我是一个深信命运的人：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；闪电要对我击两次一祸不单行，也得硬着头皮面对。

二〇一三年是艰辛的一年；这一年不是我一生中辛苦的一年，但绝对也在我人生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那一年里，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疗养与复健后，我终于恢复了我行动、射击与比赛的能力。我为二〇一五年定下策略与目标：进行数十项比赛、射击练习与体能训练，好迎接今年五月份的「比安奇盃」挑战。

然而今年一月一日，我精心规划的路径出了岔。



每年在太湖区（Tahoe）的斯濶谷（Squaw Valley）与家人过新年，是我家中的一项传统，今年也不例外。女儿、孙女、儿子和丈夫都齐聚一堂，打算一起滑几天雪庆祝新年。我们在斯濶谷滑雪已有三十年的历史，各个都是滑雪高手。我已不再从事那种跳崖的滑雪动作或是登高到无人小径穿梭，现在只是从斯濶谷有名的黑鑽双峰—KT-22 奥林匹克滑雪坡道与头牆脸（Headwall Face）—俯冲而下。

我们一行十人坐滑雪缆车登高；但当天的第一次乘坐居然也是最后一次，是我始料所未及。我租用的雪橇是高科技滑雪橇，两端像汤匙一样突起，也比我平常用的长橇短。活动结束后，我的外孙女滑到我右手边；她在我们前面蛇形滑行之际，也在设法控制她雪橇的两头。不知为何我的雪橇卡住她的雪橇后端，一阵溷乱中，我们都摔倒在地。外孙女倒地后立即弹身而起，我自己则只依稀记得当时我全身的骨头噼哩叭啦一阵乱响。我痛得大叫，感觉大腿处阵阵剧痛，我猜想自己的左腿一定已经飞离了身体。



我的两个女儿以前都是滑雪选手，见状马上飞驰而至，要替我脱下雪靴。我摊在地上，一直等到疼痛稍缓，方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现实问题上。这时用过中饭后滑雪的人潮都鱼贯下了缆车，纷纷围过来，七嘴八舌；聽在我耳朵里，声响有如巨雷。我也听见人群中有人说滑雪急救巡逻队已经在驰救途中。我对眼前的景象的荒谬几乎哑然失笑：我滑雪近四十年，从来没有麻烦过巡逻队；当然我是摔倒过，而且摔得不轻，但是还不至于到这种要人十万火急的救助。

大伙儿好不容易周末一起来滑雪，我不想扫他们的兴。我要女儿和她们的朋友儘管去滑，不用管我，然而他们都坚持要留在原地陪我，等到巡逻队来。几分钟后滑雪巡逻队到了，要我看看是否能单用右腿站起来。结果我无法单腿承受任何力量，又倒回地上。他们判断我是前十字韧带撕裂，马上把我抬上了急救巡逻队的平底雪橇。



我这辈子下山从来没有像躺在平底雪橇板上那样快速过。但即使是下来没费多少工夫，短短的时间里我的脑子却浮现出各种思绪——我想理出一个头绪来，要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、想衡量如何是好；又因为最近才去印度旅行，我已数月未曾好好上健身房锻炼，体力有点走样。我脑际也闪过其他的念

头：这是我几年来第一次试身手失手，我担心我的家人，不知道他们这下子还有心情好好玩吗？还好受伤的是我，不是我外孙女，也不是我先生，因为至少我以前碰过类似的情形，我知道如何复健；如果受伤的是我先生或外孙女，他们会是多么苦不堪言。我也告诉自己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；我幸福一生，遇见那么多美好的人事。回忆这些美好的事物，是让我撑下去的唯一方法。

接受现实的那一刻，以及在我像个小娃娃一样被绑在平底雪橇板上头滑下山的时候，我也突然醒悟我未来要面对的现实：经过一年来成功的复健，现在我又回到原点；连走路都不行，我怎么趴倒以卧姿射击？二〇一五年「比安奇盃」立刻得从我需做之事的名单中剔除，二〇一六年在罗马举行的世界行动手枪锦标赛也将成泡影。

这些念头剪不断理还乱之际，平底雪橇板突然停了下来，滑雪巡逻队已经来到斯濶谷诊所，把我卸下来。这个运动诊疗所就像工厂生产綫，有时伤患多，一天看上五十位前十字韧带撕裂的滑雪客也不稀奇。



两位医生来看我，我告诉他们我是射击选手、有参加二〇一五年全国比赛的计划。他们针对手术、手术时间、手术效果、复健提出各种建议与评估，也很快的勾勒出一个时程表：我恢复要六个月、一切正常要九个月；鉴于我的年龄，也许更务实的判断是我需要一整年时间才能结结实实的复原。现实固然残酷，但这在我并非人生的第一次，我从前有过类似经验；我一定要在今年五月重新回到「比安奇盃」，与老战友们重聚一堂和较量。事情发生都有原因——也许我的确得开始放缓脚步了，但就我的竞争与命运态势来说，意外的发生原本可能更糟——如果我伤到的是右腿，我就可能永远无法完全复原，毕竟我的右腿已经动过手术，至少这次我需要复健的是左腿。因此，今年五月的「比安奇盃」，你一定会见到我的身影。